

凰途

凰途



下

HUANG TU

木子玲◎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 LTD.

凰途



木子玲
◎ 著

下

HUANG TU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第二十章 除之后快

天还未亮李锦然就已睁开了眼睛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将四夫人进李府后的日子都回忆了一遍。她记得四夫人初来李府，不喜与人往来。母亲身体尚好时，曾带着她往四夫人的住处多有走动，可渐渐地便也不再去了。她这种性子反倒是吸引住父亲的目光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父亲仍会时不时地在四夫人那里住上一阵子。

只可惜，四夫人至今未能给父亲生下孩子，若是有孩子……想到此李锦然摇了摇头，幸好四夫人没有孩子。没有殷实的娘家为自己撑腰，有了孩子也是一种罪。生在这样的家庭，要有多难才能一步步地走过来。

今日一过，四夫人便入土为安，不久之后，就成为一堆白骨，到那时还会有谁记得她曾来过这世上呢。此刻她更觉得这些女人间的斗争没意思极了，迟早有一天她要飞出这李府，带着锦绣跟紫鹃赏遍大好河山，再不管人世间的纷纷扰扰。

待天空微微亮时，兰芝便打好了热水端了进来。李锦然洗漱过后，沈信已站在梅苑门口。李锦然想到沈信身上有伤，去了禅院便不似在梅苑这般自由，不忍去得太早，便叫兰芝又去做饭。这么一耽搁，等去了禅院时，院子里已是站满了人。

这倒叫李锦然觉得十分惊讶，四夫人停尸这么久无一人愿为她守灵过，而今要下葬了，却来了这么多人。这些人李锦然大都没有见过，却见他们都披麻戴孝，禅内哭声一片。李锦然一行人进了禅院，见一女人跪在棺材

前号啕大哭，模样十分悲痛。

兰芝冷哼了一声：“真假，连眼泪都没有。低着头哭的那些，就更不用说了。”

李锦然看了眼兰芝，兰芝立刻闭上了嘴。其实这些李锦然又何尝看不出，若不是入土为安时有哭得越凶，死者越会保佑那人升官发财这一说，这些人又怎会这般演戏。她淡淡地瞥过那些跪在地上痛哭不已的人，暗叹四夫人真是可怜。在李府时没有亲戚上门看望，死后来了这么多人，但没一人是真情实意的。

她走到棺材正前方，见香炉内的烟快要燃尽，又换上一根香，地上的妇人凄凄怨怨地说了很多话。李锦然忽然觉得有些吵，叹了一口气：“若是当真感情这样好，怎会连轮回香也忘记点呢。你这是让她忘了轮回路，留在人间苦苦徘徊吗？”

那妇人头低得更甚，连看都不敢再看李锦然一眼。李锦然见状，迅速将棺木上贴的往生符撕了下来，将袖子里先藏好的符又贴了上去。待做好这一切后，她又长长地叹息一声，在棺材前长长一拜，才出了屋里。

不久之后，李铮与二夫人也来了禅院。二夫人面上十分悲伤，手挽着李铮，不时拿着帕子擦着泪。李承欢在人群中看见了李锦然，想向她走过来，却被二夫人拉住。李承欢要挣脱二夫人，李锦然看着她摇了摇头，李承欢便安静了下来。二夫人朝李锦然淡淡地笑了笑，心里却十分不是滋味，自己的女儿如今心向着外人。

兰芝在李锦然身后嘀咕了一声：“承欢真是单纯，不知道这样会害死你。”

李锦然笑道：“你倒是什么都知道。”

此时禅院里的哭声比先前更大，李铮身后站着几个披麻戴孝的健壮男人。进了门之后，那些跪在地上痛哭的人便主动让出一条道。待那些人走到棺木边时，李锦然只听有人喊了一声：起棺！她闭上了眼睛，四夫人，你且走好，我必不会让你白白死去。

随着棺木离开禅院，诵经声一路跟随，纸钱漫天飞舞，李锦然面无表情

情只静静地跟在后面。四夫人下葬的位置在李府不远处的墨山，山间有清泉，林间有鸟儿，隔了喧嚣热闹，正合了四夫人生前的性子。李铮骑着马走在最前头，后面是二夫人与李承欢，这情景又刺痛了李锦然的眼，怎么看他们才是一家人，那么自己跟锦绣呢？她低着头，慢慢地跟着往前走。

突然有人大喝一声：“何方鬼怪，还不速速现形！”

李铮勒住缰绳，让马停了下来，棺木也停了下来，整个送行的队伍也都跟着停了下来。李铮皱了皱眉，见来人身穿道袍，身后还跟着一个徒弟。李铮剑眉紧皱，却不能打发来人离开。近两年来，皇上迷恋长生不老丹，不知从何处得知一心向道便能长生，是以命朝中大臣见了道家弟子，一律以礼相待。

他实在想不通，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怎地来了个道士，却也只好下马，好言好语地说道：“这位道长，这里没有什么鬼怪，棺中之人是我的四夫人。”

那道士扬起手中的拂尘指向二夫人，说道：“贫道见此女气色不好，断定有鬼怪为非作歹。快快将棺木打开，贫道亲自断了这妖怪的退路。”

二夫人脸色变得十分不好看，却故作镇定道：“我没有任何不适，道长可是看错了？”

道士身后的徒弟小声道：“印堂发黑，分明是妖孽作乱所致，府上可是有冤魂不散。师父，她不让我们看就算了。此妖孽不除，必在李府徘徊不去。”

道长却没有听那徒弟的话，只围着棺木走了一圈，继而仰天大笑。

李铮见道士的目光一直停在棺木正前方的符上，问道：“道长可是笑这符？”

道长却不答他，又问一遍：“此棺中之人的确是你的四夫人？”

李铮道：“是！”

道长哈哈大笑：“想不到你们竟然这么狠，既然如此，我便放过这只鬼。她的戾气乃你们所致，今天来送她下葬的人，必都会被她吞食。”

那些原本前来哭丧的人听罢此话，立刻将脱下身上的麻衣想要离开。那小徒呵呵地笑道：“这会儿想跑来不及了，这只鬼已有了灵气，将你们

全都记住了。”

哭丧的人原本只是想来沾沾好运，谁知道棺内的人已成了厉鬼。他们都看向李铮，其中一人说道：“赵氏是你的夫人，她怎会变成厉鬼？”

平日只有李铮审问别人，何曾别人审问过他。面对众目睽睽质问的眼神，他目光凌厉地怒道：“休得胡言乱语，你们可曾见过赵氏化鬼索命？”

哭丧的人沉默了下来，李铮说的没错，他们并未见到赵氏化鬼的样子，或许眼前的道士只是信口雌黄罢了。

那道士见众人不信，笑道：“可知她棺木上贴的是什么符，是镇棺符，镇棺符是专门对付那些已死之人鬼魂离体的。可惜你们却不知，她现在能耐很大，这镇棺符是治不了它的。你们既不信我，不妨拿着这符到棺材铺去问问。”

二夫人娉娉婷婷地走上前，对道士客气地说道：“道长想必是看错了，这符分明是我亲自求来的往生符。”

小徒见二夫人语气淡淡，十分不悦地说道：“师父，想必害死棺木里的人就是她，明明她已撞鬼多次，却不肯承认。连镇棺符都说成往生符，这般蛇蝎心肠的妇人，早晚有天会落得惨死下场的。”小徒又对着哭丧的人道，“你们快去处理后事吧，过不了几天，你们都会被冤魂索命。”

李铮一言未发，颇有趣味地看向二夫人。然后在周正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只见周正往山下走去。约莫半个时辰后，周正身后跟了几个人上山来。那几人围着棺木转了一圈，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李铮摆了摆手，示意周正将人送下山去。

二夫人心里有些发毛，方才上山的那几个人，虽不认识，但她跟李铮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想必是他找来确认棺木上的符咒的。她只觉背脊发凉，有人瞒着她在棺木上做了手脚。她在承欢耳边说了几句什么，承欢便向李府方向走去。李铮冷笑了一声：“是去找周良吗，他今早有事回了周府，怕是不能来了。”

二夫人脸色大变，手有些不由自主地颤抖，习惯地想去扶张妈妈，才想起张妈妈早上没有跟来。

李锦然眯着眼，将这场戏看够了，才向道士身边走去。在道士身边又说了些什么，道士不住地点头，又看向李铮，说道：“你这女儿也算孝顺，若有她在坟前跪上三天三夜，四夫人自是可以下葬。只是若不想招惹是非，还是应当尽快找出害死她的人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才能彻底消除四夫人的戾气，也好让她早日投胎啊。”

李铮对道士十分客气地说道：“府上确实出了些事，只是我并未见到，如今才知，还望道长李府做客，让四夫人寻个好人家投胎，切莫再留恋这一世了。”

道长回礼道：“贫道云游四海，以降魔除妖为己任，施主愿化解厉鬼怨气，贫道自会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得到道长的允诺，李铮即刻跨上马背。有人喊了声：起棺。

李锦然因要守墓，走在了与李铮并排的位置。走上前时，她看了眼面色发白的二夫人，嘴角扬起一抹笑。二夫人见她对着自己这般笑，猛地反应过来，是这丫头……偷偷将棺木上的往生符换成了镇棺符。她果然知道了什么，那李铮是不是也知道了。她想起周荷曾说，李铮让她小心自己，先前认为只不过是这丫头在危言耸听罢了。可方才李铮瞧自己的眼神，那是他审问囚犯时才会有的。这丫头，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

哭丧的人只默默地跟着队伍向前走，因是听到赵氏化为厉鬼索命，他们无一人再存着哭的心思，只想尽快将赵氏下葬。

进了墨山靠近山腰便是赵氏下葬的位置，落棺后那些哭丧的人都不敢上前。抬棺的人将棺木埋好后，哭丧的人纷纷看向李锦然。李锦然自是明白他们的意思。她跪在赵氏墓前，兰芝与沈信二人自是也跟着跪了下去。

有三人守墓，这群人方才散去。李铮似是想到什么，问道：“你不怕吗？”

李锦然笑了笑：“我又没做亏心事，为何要怕？”

李铮对她这回答很是满意，说道：“三天后我亲自接你回家，饭让你周大哥给你送。下午想吃什么？”

虽是简单的几句话，却让李锦然心头十分温暖。她在李府这么多年，

李铮从未跟她说过家这个字，更未主动开口问她想吃什么。她以为也许一辈子都等不到他这句话，却不想一辈子其实也没那么长。她低头认真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我想跟父亲吃一样的。”自从母亲生病，她再没有与李铮同桌而食。她仰起头看着李铮，流露出期待的表情。

李铮原先只是随便一问，想不到她竟会如此认真。他走上前摸了摸她的头，说道：“这几日辛苦你了。”李铮转过身体，见二夫人站在不远处等他，若是以往他必然会与她一起走，不知为何此刻却只想一个人回去。周正当即会意，将马牵了过来。李铮跃上马背，向李府疾驰而去。

二夫人面子有些挂不住，这是李铮第一次落下她独自离开。若不是中途出来个不知来历的道士，李铮必不会这般待她。想到此，她猛地看向李锦然，这道士怕是她找来的。她想不明白，明明赵氏之死滴水不漏，怎会让李锦然发现。李锦然既知道了其中的原委，又一直按兵不动，就在她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时，却偏偏又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李锦然转过头，却是满面笑容，二夫人却从她的眼里读出喜悦的味道。是啊，她怎能不喜悦，因为她赢了。二夫人如梦初醒，李锦然就是一只还未养熟的狼崽子，她一味地装作弱者，让所有人都注意不到她，然后再出其不意地给你一击。

二夫人在心里恨不得将她整个人都撕碎，她从来没觉得李锦然这样难对付过，此刻却不能将她怎么样。就算她说破天也没有人相信是李锦然找来的道士，遑论棺木上做了手脚的符。她从未吃过这样的亏，却只能生生地咽下。

李承欢在她身后，有些胆怯地说道：“母亲，我有些害怕了。”

二夫人本就心中不悦，见她这样说，心里更加烦躁，高声道：“人都死了，你还怕甚？”

李承欢带着哭腔：“可是昨夜我见到她了，呜呜……”

二夫人面色变得铁青，硬生生地拉着李承欢往回走，活见了鬼一般。

待二夫人与李承欢走远后，李锦然从墓前站了起来。因是身体虚弱，

她觉得有些晕眩，兰芝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她。李锦然缓缓说道：“这一仗我们算是赢了。”

兰芝有些不解：“可老爷必然不会将二夫人怎么样，他查这案子已有一个多月，必然发现二夫人是有问题的，却一直对二夫人和颜悦色。你怎能说赢了呢。”

沈信在一旁笑道：“二夫人自然不是好对付的，但今日老爷对她已冷若冰霜，她在李府的日子只会走下坡路。何况今日这道士一闹，老爷必然会给众人一个交代，这就要看二夫人要舍弃谁了。”

李锦然眯着眼瞧着沈信，沈信倒是分析得极为透彻。二夫人确实不容易扳倒，这是因为她殷实的家庭背景。在李铮查四夫人死因时，周良在李府多有走动。在她装病时，李铮明明已来梅苑问过四夫人之事，自然说明他已作了要将二夫人治罪的决定。可后来却一直不见行动，反倒常常与周良把酒言欢，想必那时他已与周良谈成了条件。至于是什么条件让李铮不再追究四夫人的死因，李锦然暂时还不得而知。

周良纵容二夫人杀人，李铮趋于某种利益任四夫人的死因不了了之。这让李锦然心中为四夫人更加难过。四夫人曾在她最痛苦艰难的时候帮助过她，现在却落得惨死下场，她势必要替四夫人报仇，更何况还有紫鹃如今所承受的痛苦。

李府有鬼，这是府上每个人都知道的事。虽然起初是李锦然让兰芝装扮成鬼，但后来却有人一直装作四夫人在李府走动。李府闹鬼一事传得沸沸扬扬，她便让沈信出了李府寻找非长阳城的云游道士，特写书信一封，将四夫人死因极其详尽地列了出来。又在陪紫鹃买布料时，以换散钱为由，暂时离了紫鹃的视线。出门左拐一里路处就是一间棺材铺，她向铺子的掌柜求来一张镇棺符，恰好路过首饰铺子，便随手买了一支钗换了零钱才折回布料店。

这一切都准备妥当，只等四夫人下葬。她原本还担心四夫人死时，前来送葬之人会寥寥无几，可她到了禅院时只觉信心倍增。人来得越多，声势也就会越大。为了不让李铮起疑，她与道士之间并无暗号，只让道士在

墨山半道等待送行的队伍。

二夫人虽处事圆滑机敏，却奈何不了众人怨怒。前来哭丧的人本就唯利是图、贪生怕死，又听道士所言赵氏已化作厉鬼。呵！她都能想象得到二夫人回去之后会是怎样焦急了。

沈信说得不错，二夫人此时想必也明白要给众人一个交代，她必然不会将这罪揽到自己的头上，只能挑选身边的人。李锦然笑了笑，紫鹃，我为你报仇的时候来了。

李锦然仰起头，看着万里晴空，高声道：“既是跟了一路，不想前来拜拜吗？”

兰芝疑惑地向四周看了看，并未见四周有人，更是觉得诧异。

李锦然长叹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四夫人还真是可怜，竟然没有一人在她坟前洒一杯酒，烧一张纸钱。”

李锦然此话方出，便见树林深处走出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面带纱巾叫人看不出是何模样。但见其穿着打扮，隐约能猜出是位妙龄女子。那女人手中提着竹篮，在赵氏墓前跪了下去，从竹篮里拿出酒，洒在赵氏的墓前，又向天空撒了一把纸钱。这一切做完之后，她在墓前磕了三个头，站了起来又向树林深处走去。

李锦然在她背后道：“在李府扮鬼的人是你对不对？”

那女人身形一顿，并不答她。李锦然又道：“我有事相求！”

那女人转过身，眼里并没有任何温度。

李锦然直言道：“赵氏之死看似已有了结果，其实不然，我还需要你再假扮一次四夫人，这一次直接进入张妈妈的房，让她喊出声来。”

那女人并未答应她做或不做，往树林深处走去。

兰芝冷哼了两声以示不满，李锦然笑道：“她自然会做的，而且由她来做，效果才最明显。”

兰芝表示赞同，不住地点头道：“她长得可真像四夫人。”

一直在旁边沉默不语的沈信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又道：“若此人能为你

所用，必能如虎添翼。能跟着我们一路，却甚少有人发现，说明她的身手很不一般。”

李锦然急忙摆了摆手，颇为无奈道：“我有你们三个已够闹心了，想想你们跟紫鹃不和我就头疼。”

沈信和兰芝见她这模样，都笑了出来。

夜深人静，李府的人都已熟睡。琉璃阁却传出来一声惨叫。这声音将二夫人猛然惊醒，来不及穿衣衫就夺门而出。此时琉璃阁屋里的灯都亮了起来，丫鬟们也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纷纷朝传出惨叫的屋里走去。

二夫人推开张妈妈的房门，只见张妈妈颤颤抖抖地抹掉脸上的泪花，浑浑噩噩地说道：“我没有杀四夫人，四夫人不是我杀的。”张妈妈见二夫人站在门口，从床上爬起来跑向二夫人，“夫人，咱们快跑吧，四夫人来索命了，她要杀我。”

张妈妈拉着二夫人要往琉璃阁外走，二夫人却站在原地不为所动，目光冷冷地看向张妈妈。张妈妈松开了二夫人的胳膊，唯唯诺诺地说道：“夫人，她来索命了！”

琉璃阁的大门从外面被推开，二夫人往外面看了一眼，又看向张妈妈。张妈妈，这次不是我不救你，而是救不了你了。她冷言道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，四夫人的墓前有李锦然长跪不起，她的魂怎会来琉璃阁？”

此时李铮与那道士已踏进了琉璃阁，张妈妈见到来者，脸变得异常惨白。她发现自己说错了话，今早被李铮叫去打扫书房，一直到日落方才回来。二夫人专门将她叫进屋里，一再叮嘱她无论今夜看见什么都不许声张，也跟她说了最近李府闹鬼都是李锦然设的圈套，压根没有四夫人的鬼魂。可是她方才明明瞧见了，那身段简直与四夫人一般模样，在她耳边喊：还我命来。这声音她也认得，与四夫人如出一辙，否则她怎会惊慌失措地喊出了声。她满眼祈求地看向二夫人：“我……我没有……她，她也没来，是我，是我老糊涂了。”

“张妈妈，你为何要害死四夫人？”二夫人抓住张妈妈的衣衫，冷言

问道。

张妈妈神情有些错愕，很快反应过来，大声哭喊道：“我没有害四夫人，二夫人你是知道的，我做什么事都是在你眼皮子底下，我怎敢……”

二夫人怒喝道：“大胆，你害了人，还敢往我身上推。你上有老下有小，哪一个不是我帮你打点的。可如今你杀了人，还想拉我下水。张妈妈啊张妈妈，我就是太纵容你了。”

二夫人此言一出，张妈妈原先带有祈求的目光顷刻间变得暗淡无光。她跟着二夫人这么多年，自然能听得出来二夫人这番话的意思。她此刻若不认了这罪名，她一家老小便不会有好日子过了。她从未想过自己也有这么一天，伸手抹掉脸上的泪，在李铮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，连连磕着头：“老爷，四夫人是我杀的，是我杀的。”

道士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上的张妈妈，笑道：“知错就好，明日一早，你亲自去官府认罪画押，我再为四夫人做一场法事，保佑李府相安无事，长久太平。”

李铮一直沉着脸，叫人看不出什么情绪。良久之后，他眯着眼睛看向二夫人。二夫人被他紧抓不放的目光盯得心慌，只好看向张妈妈。

李铮冷笑了两声，倒也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向外走去。道士临走之前，又对李铮道：“若是此人能再到四夫人墓前拜上一拜，自然更有利于化解四夫人的戾气。”

李铮还未出声，二夫人急忙接道：“现在三更半夜，去墨山怕是不太安全。”

李铮转过身，冷笑道：“她连人都敢杀，墨山怎么去不得。就按道长的意思办吧，明日一早，周正亲自押她去官府。”

李铮言外之意，要让张妈妈在四夫人墓前跪上一晚。二夫人还想说什么，却见李铮已走远。她看了眼围在四周仍未散去的丫鬟，问道：“可是最近太闲了，你们都不困？”

那些丫鬟自是明白二夫人此言何意，自个都散了。待四下无人时，张妈妈跪爬着来到二夫人面前：“夫人，我这就去领罪。”

二夫人将张妈妈扶了起来，拿起帕子给她擦泪：“张妈妈，李锦然是记着仇呢，她恨我们将紫鹃罚的那样重。你且下去领了罪，我找机会将你从牢里赎出来。至于李锦然，你就不要再得罪她了，连我最近都要避上一避。”

张妈妈抬起头，似是不太相信：“夫人，您是说我这次不会死？”

二夫人道：“这么多下人里，只有你是我用习惯的。我不会让你死的，只是这戏还得演下去。”

张妈妈面露喜色，又对二夫人拜了几拜，才出了琉璃阁。二夫人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夜空中的月，不知再想些什么。

山中到了夜晚地面潮湿，自是不能睡人的，虽然周正在送晚饭来时留下了马车，可李锦然仍然毫无困意。她一直看着墨山的天空，月明星稀，树影婆娑，如果不是那边有四夫人的墓地，她竟有种与兰芝是出来游玩的错觉。

兰芝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，见她有些出神地望着夜空，小声嘀咕道：“怎么还不睡？”

李锦然笑咪咪地看着兰芝，愉悦地说道：“等人啊。”

兰芝有些纳闷，揉了揉有些凌乱的头发，问道：“天都快亮了，有谁会来？”

李锦然十分肯定山中女人必然会按她的吩咐再扮鬼魂，道士只需顺水推舟将戏继续演下去。李锦因对四夫人之死心存愧疚，必然会应了道士的话，那么张妈妈想必也该来了。她颇为神秘地笑了笑，故意在兰芝跟前卖关子。

兰芝好奇心起，索性与她一起等。不多久便听沈信在马车外高声问道：“谁？”

李锦然掀开帘子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慢慢走近的那个人。

若在平常被李锦然这般盯着看，张妈妈定是要骂上几句方才罢休。可她来时牢牢记住二夫人的话，李锦然并不是个好对付的主，低着头想要绕过马车往墓前走去。

兰芝跳下了马车，将她拦住，挑衅道：“今几个张妈妈怎么转了性子，

莫不是没了二夫人保护，也懂得识时务了？”

张妈妈看得出兰芝在李锦然心中的地位，因此也不再对兰芝恶言恶语，只想往四夫人的墓前走去。

“站住！”李锦然的声音从马车里传出来，让张妈妈脚步一顿。

张妈妈转过头去看李锦然，只见李锦然缓缓地从马车里走下来。越是走向她，她心里就越慌，忍不住向往后退去，直到身后有人按住她的肩膀。她扭过头去看，才发现沈信已站到她的身后。她的额上头冒出一些冷汗，哆哆嗦嗦地问：“你们想做什么？”

李锦然微微笑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我很早之前就想做了。”

张妈妈咽了咽口水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李锦然走上前，抬手给了张妈妈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她收了笑容，抓住张妈妈的衣衫，似是想将她生吞活剥：“张妈妈，你以为你做的事我都不知道？”

张妈妈想要辩解，还未开口，李锦然扬手又给了她一耳光，比方才还要用力。张妈妈年岁渐老，被人掌掴之后有些站不稳，摇摇晃晃间李锦然猛地推了她一把。她哎哟一声倒在了地上。李锦然又将她拽起来，狠狠地掐住她的脖子，朝她大声喊道：“我八岁那年，夜深出门寻锦绣，河边推我的那人就是你对不对？锦绣五岁那年去假山玩耍，从山上将她推下来的也是你，是不是？”

李锦然步步紧逼着张妈妈后退，张妈妈急忙摇头想要否认。李锦然抬起手又要再去打她，却被沈信拉住了手。李锦然已是气到极致，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隐忍负重，从未将心底的事说出来，而今她找到了可以发泄的对象，却被沈信拦住。她怒视沈信：“为什么要拦住我？”

沈信十分平静地说道：“小姐被气昏头了，你若这般打下去，我们就暴露了。明日她要去官府，脸上不能带伤。”

张妈妈听见此话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：“对，我不能有伤。”

李锦然仰着头哈哈大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能带伤是吗？呵！”她嘴角噙着一抹笑，转过身离开了。

兰芝见李锦然离开心情也不好，狠狠看了一眼张妈妈跺脚离去。张妈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暗叹：只要熬过今夜，明日一早进了大牢，李锦然必不会再找她麻烦。她只要等着二夫人将她救出去就好。然而她刚缓过来的心又提了起来，只见李锦然手中拿着不知从何处找到的竹条慢慢地向她走来。她惊慌失色，转过身想要逃开。然脚步还未迈出去，沈信就死死地按住了她。

李锦然踱着步子走到张妈妈身边，见她面色吓得惨白，笑意爬上了面颊。她凑近张妈妈的耳边，不冷不热地问道：“你在害怕？”

张妈妈颤颤抖抖地点着头，满脑子都在想着一些能够博取李锦然同情的话：“大小姐，我真的知错了。今后我一定痛改前非，大小姐，你饶过我这次吧。”她为了让李锦然能够相信她的话，指天为誓：“我若改不了，就罚老天……啊！”她的誓还未发完，李锦然的竹条狠狠地打在了她身上。她满眼痛苦地瞧着李锦然：“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”

“现如今我还能相信你说的话吗？”张妈妈说那番话时，李锦然只是淡然地看着她。可张妈妈指天为誓时，让她又想起往年旧事。她扬起竹条又往张妈妈身上打，言辞犀利决绝：“张妈妈，你怎地来的李府的，你忘了我可是没忘。我母亲念你家中贫苦，给你吃穿用度，你曾发誓要照顾我跟锦绣一生。”

张妈妈硬生生地挨了李锦然这几下，大呼救命。李锦然好似没有听见一般，手中下力比方才更是狠了几分。那些从来不曾忘却的记忆此刻全部都浮现在眼前，眼里被泪水染得湿透。她扔下手中的竹条，狠狠地摇晃张妈妈的肩膀，撕心裂肺地哭喊：“我母亲一出了变故，你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她改认二夫人为主子。我从未怪过你，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。可是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要害我。我跟锦绣在李府已是无依无靠，锦绣又那样小，可笑我竟然以为你是真心疼爱我们。十岁那年你亲手送来的银耳汤，若不是我失手打翻，叫院子里的野猫吃了去，恐怕我与锦绣早已成为这世间一缕亡魂。”张妈妈一时间连喊叫都忘记，以为自己做的那些事李锦然都不知道，却原来她都心如明镜。她张了张口，却又不知该说什么。

李锦然泪眼婆娑，狠狠地看向张妈妈，大滴大滴的泪水从脸庞滑落：“哈哈，你无情无义，恩将仇报！是你，是你磨灭了我对你最后一丝期望。”李锦然松开张妈妈的脖子，趁其不备将她推倒在地。张妈妈挣扎着要爬起来，却奈何不了沈信的力气。张妈妈从未见李锦然带着浓浓恨意看过她，哆哆嗦嗦地还想说些什么，却发现自己吓的竟然连话都说不出口。

李锦然取下发鬓上的银簪，在她面前蹲了下来，又将她的裤腿挽起来，狠狠地刺进她的小腿处。张妈妈痛得大叫起来。兰芝在不远处听见张妈妈的惨叫声，急忙跑了过来，怕她叫声太大让外人听见，急忙拿帕子死死地捂住张妈妈的口。

李锦然一边刺一边哭道：“这是你欠紫鹃的，是你欠她的！”她嘴里呢喃重复着这句话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张妈妈已是痛得昏了过去。李锦然却仍旧未停手上的动作，早已泪流满面。兰芝见她已是失控，急忙将她抱在怀里，轻轻地拍她的背。

沈信对李锦然从前的事一无所知，如今亲耳听到她口中之言，竟是觉得这样可怜，想要安慰却又觉得她要的不是安慰而是平安。曾经他保她平安不过是奉了主子之命，而他此时却觉得无论是不是主子的命令，他都要保护她。

李锦然有些呆愣了片刻，待缓过神来时便紧紧地抱住兰芝，悲戚道：“兰芝，我好累，那么多人都想要我死，我快要撑不下去了怎么办。兰芝，我……”李锦然的话还未说完，沈信在她脖颈处用手砍了下去。李锦然只觉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

兰芝惊道：“你这么大胆！”

沈信淡然道：“她甚少回忆往事，现在却想起那么多不开心的事，必然有些承受不住。她说得越多越会悲伤，就让她睡一会儿吧，睡一觉起来就好了。”

兰芝想了想，觉得他言之有理，便不再多说什么。沈信将李锦然抱上了马车，兰芝跟了进去，给李锦然盖了件轻薄衣衫，也跟着睡了。沈信坐在马车外继续守夜。

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PHOENIX PUBLISHING & MEDIA, INC.

凰途

下
HUANGTU

她只是深闺贵女，善良聪慧，却遭继母算计，母亲遭人毒害，妹妹只能装傻存活。

她渴望被爱，扮弱装乖，却遭亲父舍弃。

举步维艰时，只有让自己卷入四子夺嫡的混乱时局里。

太子心胸狭窄，独占军权；二皇子狡猾奸诈，党同伐异；

三皇子仁厚多病，手里无权；四皇子看似逍遥，实则诡计不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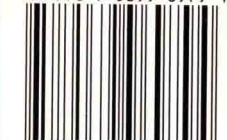
风雨飘摇中，欲要保全家人和自己的她，心将安放在哪里？

建议上架：青春文学/古代言情



手机扫描微信二维码
直接加入博采雅集书友会

ISBN 978-7-5399-6979-4



9 787539 969794 >

定价：59.80元(全二册)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